

端 × 华尔街日报 广场

从两位中国创业者的去留看中国科技繁荣时代的潮落

栗浩洋和Rick Chang都曾受益于中国科技行业的繁荣。在环境发生变化之际，两人作出了不同决定。



2019年11月6日，中国企业家栗浩洋（Derek Li）在葡萄牙里斯本 Altice Arena 举行的 2019 年网络峰会。摄：Cody Glenn/Sportsfile for Web Summit via Getty Images

WSJ

华尔街日报 ✓

华尔街日报记者 Shen Lu / Karen Hao | 2022-11-04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近十年前，在习近平执政的早期，中国企业家栗浩洋（Derek Li）和Rick Chang投身于中国的科技热潮中。

当时，得益于政府的慷慨补贴和宽松的监管环境，中国的移动技术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在习近平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下，两人的企业都从[中国科技行业的蓬勃活力](#)中获益匪浅。

随著习近平把他所说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弊病](#)作为整治目标，现在的环境已经变得不再友好。虽然习近平仍然不吝对战略性科技部门给予支持，但已将监管矛头指向了互联网巨头的“垄断”行为及其对中国公民大量数据的[处理方式](#)。

这一转变使这两位企业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现今环境感到非常失望的Chang已移居美国。栗浩洋则认为这一变化只是中国稳步上升轨道上的一个小插曲，他说自己将留在中国，继续扩大他的最新科技事业。

在机会减少、监管立场更趋强硬和经济阴霾加深的情况下，他们的决定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现在面临的十字路口。

根据投资追踪公司Preqin的数据，2021年专注于大中华区的私募股权和风投基金所筹资金仅为2017年峰值的一半。

一些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全球经验和人脉的企业家，不愿在这种不确定性下挣扎，正在离开中国。而那些经历过之前中国政策和目标起伏的人，仍然认为存在大量的增长潜力以及有理由继续留在国内。

现年45岁的栗浩洋高大瘦削，整个人看上去谦和寡言，他出生在河南省，父母是教师和工人，两人的月工资当时加起来只有人民币30元，仅相当于大约3美元。随著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新的财富，栗浩洋一家从一室住房搬入三室住房，从一个月吃一次肉变成了经常吃肉和海鲜。

栗浩洋在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主修了计算机工程。他曾一度考虑到国外读研究生，但最终留在了中国，成为一名企业家。他创办的第一家和第二家公司都成功上市了，一家赴香港上市，另一家在上海挂牌；这两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制作教科书和学习材料。

32岁的Chang更为温文尔雅，习惯用冷静的逻辑来做决策。Chang出生于内陆省份山西的一个工程师家庭，曾通过周末与外国留学生和教授一起外出练习自己的英语。

Chang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了关于一名在美国上大学的山西学生简介后，说服了父母支持他走这样一条非常规的道路，并获得以全额奖学金入读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名额。取得经济学学位后，他选择了麦肯锡（McKinsey & Co.）在上海的一份工作，而没有选择纽约的多个工作机会，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机遇吸引他回到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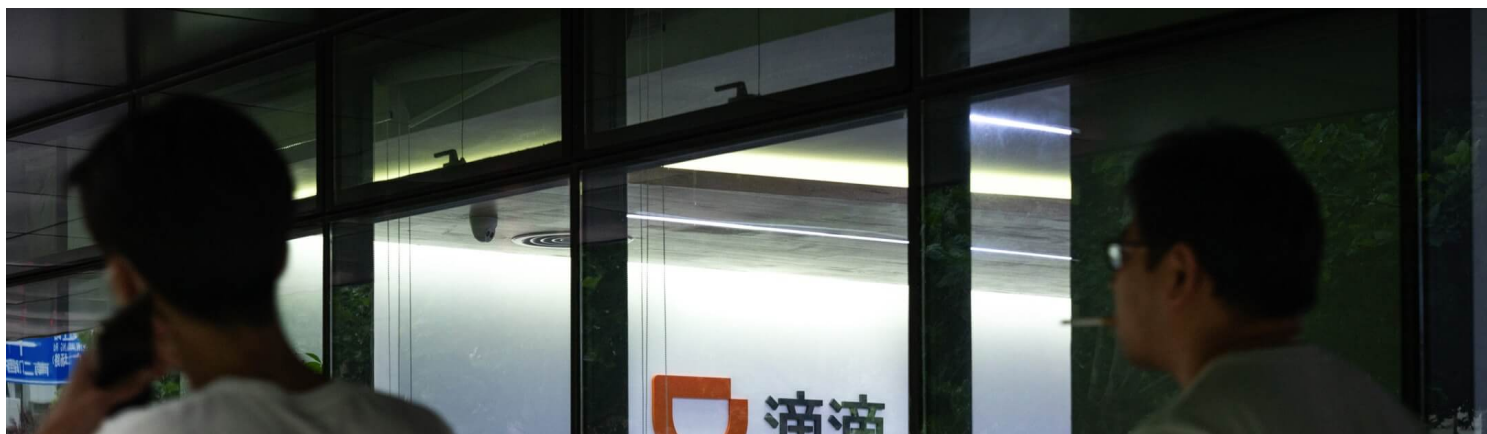
Chang还在麦肯锡工作的时候，就与耶鲁大学的一位校友一同创办了他的第一家企业常春藤学校（Ivy Path）。与栗浩洋的公司一样，常春藤学校也属于补教领域，帮助中国学生申请西方的大学。该公司创立后头六个月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

那时，科技行业已经成为中国一股全面崛起的力量。百度（Baidu.com Inc., BIDU, 9888.HK）、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 简称：腾讯）当时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三巨头，引领了一波移动技术创新浪潮。

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阿里巴巴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超越了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购物活动。腾讯无所不能的应用微信积累了10亿用户。

栗浩洋被这种兴奋所感染，与亲戚共同创立了一家手游公司。这家公司很快就倒闭了，后来他又建立了一家社交媒体初创公司，要与微信竞争。他说，该公司吸引了大型科技投资者的资金，但也很快在竞争中被击垮了。

Chang也把业务重心转向了科技投资。他与合伙人投资于一系列初创企业，包括后来成长为打车巨头滴滴（Didi Global Inc., DIDI）的公司。





2021年7月，中国，北京的滴滴总部大楼外。摄：Yan Co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当时选项似乎无穷无尽。随著风投资本的涌入，创业企业在咖啡店和杂乱公寓里涌现，似乎一夜之间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司。Chang称，每天都会出现新的东西。

栗浩洋在2014年底再次做出尝试，这次是松鼠AI。该公司开发了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辅导软体，学生可以在私营补教机构使用。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该公司实现了惊人的崛起，累计近3000万名注册学生，估值超过10亿美元。

栗浩洋自己也成了名人，经常在新闻和游戏节目中露面，宣扬他的教育方式。他受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学徒》（The Apprentice）节目启发，一度试图推出自己的真人秀电视节目。

大约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18年，Chang开始注意到整体科技市场的降温。公司获取新用户的成本已经大增。新兴企业再难与巨头比肩。政府的信号也发生了变化。北京方面开始减少补贴，并对网贷、游戏、直播等行业加强监管。

Chang和他的合伙人将目光转向了拉丁美洲，那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让他们想起了中国科技行业早年间的情景。第二年，他们投资了哥伦比亚宠物产品电商平台Laika Universe Inc.。在中国，他们则追寻自己当时认为仍受中国政府青睐的行业，像其他一些风险投资家一样转向了教育和消费产品领域。

同样，栗浩洋一度以为专注于教育的松鼠AI会处于安全地带。他奋力推进扩张到美国的计划，并为股票上市做准备。

然后，新冠疫情来了，接著是习近平对科技行业的严厉整顿。

整顿风暴在2021年7月达到高潮，中国监管机构宣布禁止从幼儿园到九年级的学科类营利性课外培训辅导业务。该禁令旨在控制不断上升的教育成本，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加剧了不平等，使得人们不愿生育更多孩子。受禁令影响，松鼠AI的收入骤降至零。

该公司突然陷入了1.25亿美元的债务黑洞。栗浩洋说，一切都没了。

他的许多教育技术同行都转型了。俞敏洪开始通过直播售卖农产品，他是一家校外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这家民营机构的规模曾在中国数一数二。

这项禁令也让Chang震惊不已。随著一波裁员潮席卷整个行业，美国风投基金的投资者开始撤出中国。Chang说，有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担心，10年后他们是否会像俞敏洪那样卖菜。

从那个低点开始，栗浩洋和Chang踏上殊途。

栗浩洋曾考虑放弃松鼠AI，重头再来，这次是在政府支持的机器人行业。到最后，他还是没能让自己离开这家公司。他还说，自己认同该补教禁令的意图，即给家庭减负。

他说，这些政策是出于长远考虑，也不是随意制定的——不像美国，换一位总统就换一个方向。

尽管如此，他还是因这项禁令而付出了代价，并反思了他所说的自身不足之处。他说，先前与政府的关系不是没那么融洽。

对Chang而言，留在中国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重要的不是10年甚或四年的前景。他说，重要的是你今天能做什么。

去年年底，他回到美国，与人共同创办了About Time，这是一个只提供基本必要服务的咖啡店品牌。今年，他抽身去创办Skyrealm，一个针对商业地产的实时位置数据分析平台。

Chang希望打造一家跨国公司，在瞄准美国市场的同时利用中国的科技人才库。但是，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已引发对中国企业家的不信任。之前About Time寻找新店面时，一个房东想要知道Chang是否与中国政府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有关系。美国官员称这家通信设备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为了避免受到美国政府的审视，Chang说他会把公司的研发团队放到中国境外，并不碰任何与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实体可能有关联的资金。

在上海，松鼠AI已经从与民营补教机构合作转向制造搭载其学习软体的智能学习机。该公司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学习机，并向公立学校免费提供。

虽然仍有1.25亿美元的债务压在头顶上，但该公司产生的新收入已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栗浩洋的信心在慢慢恢复，他再次开始谈论向美国扩张。

英文原文：Two Men Rode a Decadelong Tech Wave in China—Only One Is Staying][2](#)